



中国电影剧本选集

中国电影剧本选集(五)

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出版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3 1/2 插页：2 字数：338,000

1961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2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7,000册 (其中纸精本6,500册)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21

定价：(平) 1.30 元

目 次

林家铺子	原著 茅盾 改编 夏衍	(1)
我们村里的年轻人	马 烽	(45)
万水千山	原著 陈 其 通 改编 成 荫 孙 谦	(107)
冰上姐妹	武兆堤 房友良	(169)
风暴	原著及改编 金 山	(235)
青春之歌	原著及改编 杨 沫	(291)
黄河飞渡	甘肃省话剧团集体创作	(377)

林家铺子

原著 茅盾
改编 夏衍

(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本剧本
于1958年4月拍摄影片，1959年2月完成)

水乡镇市的衬景。

(旁白或字幕)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一年，离开现在已经是将近三十年的事了。这是中国人民苦难最深重的时代，帝国主义、封建势力、买办资产阶级这三座大山重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。劳动人民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作为剥削阶级的工商业者，在当时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。作家描写了一幕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的社会情景。

(俯瞰远景) 缓缓摇过。

一个小城市的轮廓，依山带水，江南水乡习见的石桥，沿河的市集等等。远远的炊烟袅袅。

沉郁阴暗，预示着严冬将来的、使人不安的音乐。

(溶入中景) 街道尽头的一座石拱桥，稀落的几个行人冒着寒风走过。

(旁白) 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一年的冬天——九一八事件之后，在浙江杭嘉湖地区的一个小镇上。

风吹落叶在他们身边扫过。

远远的学校下课的钟声。

(溶入中景) 从挂有“××县立中学”招牌的校门推入。

一群男女学生稀稀落落地散课出来。他(她)们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人，三五成群，有的谈论着，有的被冷风一吹，感到寒冷，用围巾围住脖子。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，气氛很不平常，好象发生了什么事情似的。这些青年人的脸面有一

点沉重而惶惑。

林明秀，十八岁，长得相当秀丽，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假毛葛驼绒旗袍，白毛线围巾，手里拿着一个小书包，好象有心事似的沉默地走着。

同她一起走的是一个短头发的二十岁左右的女学生，和她在讲话。

当二人在人丛中走近镜头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个男生叫：

“小李。”

和林明秀一起走的那个女学生站住，回过头来。明秀也放缓了脚步。

男生赶上几步：“小李！晚上开会。”

小李：“晚上？……”

男生：“对啊，抗敌会讨论抵制日货的问题……”

小李点了点头，不自觉地看了明秀一眼：“好，晚上谈吧。”二人走出镜头。

另外两个女学生从后面跟上来，指指点点地指了指明秀的背影。

甲：“一定是。这件假毛葛旗袍……”

乙：“当然是咯，她们店里尽卖东洋货。”

声音相当高，前面走的明秀分明是听到了，回头来，又很快地避开她们的视线，站了一下，和小李分路，很快地跑走。

甲、乙和其他男女看见她走了，对小李招手。小李回过来，这几个人边谈边走。

从墙上，可以看到已经被风刮烂了的标语，依稀可以看出：“实行对日经济绝交”、“抵制东洋货”、“东北同胞……”等等。

明秀愈走愈快，差不多是跑的样子。

二

这个市镇上的一条主要街道，中间是不过一丈开阔的、七高

八低的石板路。两边是各式各样的铺子。林家铺子处于这个“闹市”的中间。

农历年底快到了。这些铺子门口不是挂着褪了色的市招，就是在玻璃橱窗上贴着“年终大拍卖”的彩色广告。

薄暮时分，冷风吹着那些无精打采的市招。

明秀急急忙忙地跑回来，对坐在账桌上的父亲一眼也不看，直往里面走。

四十五六岁的林先生抽着纸烟，在翻账簿，一个伙计双手藏在袖筒里，坐在柜台前的高凳上。大概是因为生意清淡，懒散地在等待着关门。

明秀奔回来的时候，伙计想叫她，看见她很性急的样子，住口了。林先生直等她跑进内室的时候，才发觉她有点不正常，斜看了一眼。

三

林明秀的房间，很小，但是靠窗的一面却也布置得很雅净。一张老式八仙桌上铺着一块白竹布，这是她的书案，上面是笔砚、书籍、课本、一只彩印洋铁做的铅笔盒子，墙上挂着一张英美烟草公司的美女月份牌。左边是一张小床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床头靠墙处，堆成一叠的五六只旧式朱漆皮箱，大小颜色都不一样。通过右手的门，就是她母亲的房间。

明秀受了什么委屈似的跑进来，撅起了小嘴，把书包向桌子上一丢，便往床上一躺，望着帐顶出神。一只小花猫跟着跳上床来，挨着她的腰部摩擦，咪呜地叫了一声。明秀本能地伸手到小猫头上摸了一下，随即翻了一个身，把脸埋在枕头里，想了想，禁不住叫：

“妈呀！”

没有回答。她感到奇怪，挣起半个身子，竖起耳朵来听，似乎隔壁房间里母亲在和什么人絮絮叨叨地讲话。

妈妈的话听不清楚，但是她的口气似乎有点激动，这就使明秀紧张起来，坐了起来，仔细听。好容易听清楚了一句：“这也是东洋货，那也是东洋货，叫我们……”

这句话震动了她的心，俯首看了她自己身上的那件假毛葛旗袍。小猫对她献媚使她感到烦躁，一手把小猫推开，忽地跳下床来，脱下身上的那件旗袍，很快地从床下拖出一只小巧的牛皮箱来，赌气似地扭开了箱子盖，把箱子底朝天往床上一撒，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杂用品就滚满了一床。小花猫吃了一惊，夹着尾巴逃到床下去了。

明秀把衣服抓捞了一会，茫然地望着这些衣服出神，不经心地拾起一件衣服，忽然从衣服里滚出一个粉匣子来，滴溜地在地上滚了一个圆圈。明秀拾起来，原来是她最心爱的一个小粉盒，拾起来一看，上面印着“クラブ白粉”！

这几个字刺痛了她，狠狠地丢在床上，急得差不多要哭了。

这时候，林大娘急忙忙地推门进来。她四十出头一点，有老胃病，显得愈老，小时候缠过足，走起路来有点摇摇摆摆。她的习惯动作是右手老是摸着胸口，一静下来就轻轻地摸自己的心口。

林大娘看见她心爱的女儿大冷天不穿旗袍，只穿着一件绒线短衣站在床前，又看见乱丢了的一床衣服，不禁大吃一惊，“啊呀”一声之外，简直讲不出话来。

看见林大娘这种着急的样子，明秀又象诉苦又象撒娇地喊了：“妈，全是东洋货，明天上学叫我穿什么衣服？”

林大娘打了一个呃，一手扶着女儿的肩膀，一手摸着自己的胸口，答非所问地：“阿囡，大冷天，脱得光光的，会冻出毛病的，快穿上……”把那件假毛葛旗袍给她披上，“我这个毛病，就是受了凉……”

明秀撒娇地扭动两个肩膀，旗袍滑下来了。

“不穿，这是日本货，同学们都在笑我。（停了一下）妈，你说

呀，明天穿什么衣服？”

林大娘没有回答，把那件旗袍拾起来，拍拍灰尘，给她披上。小猫又依偎到明秀脚边来了，明秀没有好气地一脚把它尅开，小猫吃了一惊。

林大娘两手按住明秀的肩膀，差不多要哭了，忍住了：“阿囡，你息息，肚子饿吗？”

明秀只管摇头，又挣扎地要脱下那件衣服，这时候，林先生满面怒容，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未跨进门就开口了：

“明秀，你们学堂里……（看到这种情况，停了一下，明秀只得把旗袍裹上）你们学堂里也有什么抗敌会吗？（手里的纸一扬）这是刚刚送来的信，要学生的家长注意，今后学生上学再穿东洋货的衣服，他们就要烧掉。……这简直是无法无天……”

林大娘吓得讲不出话来，右手揉着胸口：“什么，他们要……”

林先生愤愤不平：“岂有此理！哪一个人的身上没有东洋货？哪一家铺子里缺得了东洋货……不准穿，不准卖……咄！”又对大娘说，“听说还要去查，东洋货一律封起来！”

林大娘完全没有主意：“这，怎么办呀！……”

“骗什么人，真是，党部里的那位张委员，方才在门口走过，他头上戴的那顶呢帽子，还不是道道地地的东洋货！……”

明秀考虑的只是她自己的事，想起了似的：“爸爸，我还有一件格子布的老式棉袄，看来不象东洋货。……（想了一想）可是，穿出去人家要笑……”

说了又有点懊悔，再看看他爸爸的铁青的，毫不理会她的面色，又急又气，忍不住哭起来了。

林大娘连忙说：“啊哟，不要哭……没有人笑你……，那个……”

林先生发话了：“干脆不要念书了，饭快要没得吃了，还读什么书！”

林先生将那封信捏成一团，随手丢在地上，往外面走，到门

口，忽然又想起什么似地回转身来。对林大娘说：“橱门上的钥匙呢？给我。”

林大娘脸色变了，习惯地用手摸着胸口，痴望着他。

林先生痛苦而又愤慨地说：“有什么办法，不花钱混不过去，菩萨要拜，野鬼也得拜！”

林大娘没办法地摸出藏在小棉袄口袋里的钥匙。林先生象自言自语，又象说给老婆女儿听：“我顶多花四百块。要是党部里还嫌少，就拼着不做生意，等他们来封！”走了一步，又停下来。“我们对面的裕昌祥，进的日本货比我们多，他也只花了五百块。四百五百，譬如吃了几笔倒帐。（从大娘手里接过钥匙）那副金项圈，最多也兑不了三百块。”

在林先生生气头上，林大娘是不敢表示反对的，可是，当她把钥匙交出之后，又觉得心痛了。口中喃喃地：“真是强盗，比强盗还凶……”

林明秀还是只关心她自己的事情，从地上拾起她父亲丢了的那封抗敌会的来信，慢慢地打开来。（淡出）

四

（淡入）深夜，县商会的办公室，老式的陈设，墙上除了四幅屏条之外，还有几个镜框，如和县长合影的团体照片，慈善团体送的“急公好义”之类的题词等等。桌子上，一盆已经开了的水仙花。

余会长是一个矮胖子，五十岁光景，稀稀的几根鼠须，红光满面，抽着水烟筒，以逸待劳。林先生也是精明人，尽管内心焦急，表面上也不能不装作镇定和强硬的样子。他用四个手指作个手势。

“余会长，这个数目是碰顶了。人家裕昌祥进的东洋货，足足有一万多块钱的码子，也只花了五百块……”

余会长慢条斯理地喷了一口烟，把水烟筒摆好，然后说：

“按理说，这个数目不算少了，可是你知道，（放低声音）张委员的胃口越来越大，（附耳）最近又要讨一个小，（笑）要花钱，……（作帮忙状）好吧，我给你去说说，大家都是做买卖的人，一定帮忙，下次……”

林先生放了心：“拜托拜托。”起身告辞了。

“你放心，我跟张委员他们，总算还有点交情，凭我这点老面子，哈哈……”

“仰仗仰仗。”

“咳，交情嘛，有来有往，对吗？”

二人边走边讲，到门口，林先生不放心地钉了一句：“那么，明天，店里的货……”

“照样卖，有我。”

林先生放心地拱手告别，打着手电筒，走了。

五

（溶入）第二天早上，一个冬日灿然大晴天。

林家铺子的门面。看来是昨晚上林先生和他的伙计徒弟们忙了一夜，一个礼拜不露面的东洋货又放在显眼的地位了。他又模仿了上海大商店的办法，写了许多“年节大廉价”、“各货一律九折”的红绿纸条，贴在玻璃橱上。伙计正在用鸡毛帚拂去柜台上的尘土，林先生站在柜台前面，望着上市的乡下客人。

明秀照例提着书包，围着白毛绒线围巾，上学去了，只是她已经换了那件格子布的棉袄。

林先生望着明秀的背影，很自然地望了一眼对面的裕昌祥铺面。

赶市的乡下人一群一群地在街上走过了。他们臂上挽着篮子，或者牵着小孩子，粗声大气地一边走一边在谈话。他们看到了林先生的花花绿绿的铺面，总得站住看一看，老婆叫丈夫，孩子叫爹娘，称赞那些精巧的货物。小孩子希望买双新袜子，小姑

娘指着小镜子，老太婆看见“肥皂贱卖”，指指点点。林先生精神抖擞，满面笑容，帮着他的伙计、徒弟招揽买主。

十五六岁的小徒弟阿四拿出一面椭圆镜子在兜那个小姑娘的生意：“喂，只卖三角半，便宜。”小姑娘腼腆地走开了。

伙计忙碌地：“上好毛巾，线袜子，上海刚到，买一双过新年。嘿嘿……”

可是，买卖一笔也没有成功，乡下人看看，就走了。林先生从账桌旁站起来，又走到柜台前面，睁大了眼斜看对门的同业裕昌祥。那边三个店员一字儿排在柜台前面，等着做买卖，但是乡下人一个也没有走进去。林先生心头一松，忍不住望着裕昌祥的伙计笑了一笑。这时有几个乡下人走到林家铺子前面，其中一个青年居然上前一步，歪着头看那些挂着的洋伞。林先生不放弃机会，立刻迎上去：“喂，阿弟，买把洋伞，便宜货，一块卖九角。看看货色……”

伙计连忙取下几把洋伞，撑开了一把，塞过去请买主看，流畅地说：“小当家，你看，洋缎面子，实心骨子，晴天落雨，耐用好看，九角钱一顶，再便宜没有了……”

林先生加上一句，用下巴指指对面：“对面要卖一块钱一顶，货色还没有这种好。你……”

青年人想买了，回头望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又把手里的洋伞掂了一掂。似乎说“买一把吧”，可是老头子立刻推开了：

“阿大，你昏了，想买伞，一船硬柴，只卖了三块钱，你娘等着买米回去，还买伞！”一把拉着他走了。

站在旁边看的一个女人说了：“货色便宜，只是没有钱买。”

林先生不死心，对着已经走开了的青年人喊：“喂，阿弟，你说多少？——再看看去，货色靠得住。”

老头子回头来说：“便宜，可是钱不够。”

林先生苦着脸，回身踱回到账桌去。

通过伙计和徒弟的背影可以看到对面的裕昌祥，同样的只有

人看，没有人买。至于裕昌祥左右邻的生泰杂货店和万牲糕饼店，就连看的人也没有半个。

这时候，林大娘急急忙忙地从内进出来了，走到门口，喊：“喂。”林先生回过头来，看样子知道有什么非他回去不可的事了，站起来跟着进去。林大娘低声地：“朱三太来了，她的那笔利息。”二人进去。（划过）

六

林先生的内房。小商人的生活方式，也没有什么陈设。一张八仙桌，样式不一的几把椅子。朱三太太五十多岁，一个小小的蓝布包放在桌上，满面心事，似乎等了好久了。

林先生走近镜头，大娘跟在后面。林先生有意缓和空气：“朱三太，出来买年货？对啊，今天‘年念三’……（对大娘）泡杯茶。”

老婆子没有回答，郑重地打开她的蓝布手巾包，里面拿出一扣折子，抖抖簌簌地递到林先生眼前，瘪嘴唇扭了几扭，正想说话，林先生完全懂得她的来意了。一手接过折子，抢先说：“我晓得了，这笔利息，明天一准送到府上。”

“林老板，（屈着手指算）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，一共三个月，三三得九，是九块吧？过年等着用。不用送，让我带回去吧。”

林先生抓着头皮不作声。

“林老板，你不在乎这个小数目，要送灶，连买元宝的钱也没有……”

林先生下了决心：“好好，你带了去吧，请等一等。”好象斗气似的，林先生站起来，回到账台里，打开抽斗，把现钱归并起来。

再回到内室，林先生把八块大洋、十角小洋、四十个铜板，交给了朱三太。当他看见老太婆银洋铜板数了又数地包进那块蓝布手巾的时候，林先生异想天开，又说了：“朱三太，你这条蓝布手巾太旧了，买块老牌麻纱手帕去吧，我们有上好的洗脸毛巾，还有新年用的肥皂，……照本钱卖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要，不要，老太婆了，用不着。”她坚决地拒绝了，站起来，颤巍巍地走了。

林大娘泡了茶出来，望着他，无言，看见他丈夫困窘之态，放下茶，问：“走了？那笔利息……”

“拼拼凑凑，给她了。（停一下）阎王债不止这一笔，数目小，可是拖不得。譬如张寡妇的一百五，……一共也得付十多块利息……”

林大娘是贤惠的，看见丈夫焦急，轻声地说：“唉，把我那件灰鼠皮袄去当了，凑一凑，反正也不穿……”

林先生爆发似的：“当衣服？给人家知道了，这店还开得下去？”颓然地坐下来，然后掰着指头数日子，口中低声念着：“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——到二十六，放在四乡的账大概可以收齐，……（忽然感到不吉似的）唉，寿生去收账，几时回来？”

“快了吧。”大娘没有把握地说。

“要是账收不拢，这几天不回来，明后天上海的收账客人一到，怎么办？”林先生仰天无语。

“天无绝人之路，不要急，你……”林大娘照例一只手摸着心口安慰他。

林先生忽地站起来，下了决心似的：“再削价！裕昌祥卖九折，我卖八五、八折，（咬牙忍痛）或者七五折，把存货抛出去，……（回身走）就这么办。”

林先生一股劲跑到铺子里去了。

七

徒弟用红笔把“照码九折”的“九”字圈掉，改成“八”字。

一群顾客围着林家铺子的柜台看货。

裕昌祥老板，睁着惊奇的眼，望着林家铺子。他的一个伙计走到他身边，耳语，老板点头无语，露出阴险的微笑。

同时，林先生却带着另一种谄媚的笑容，在对付他的老主顾：

“啊，长发哥，到清风阁去吃茶？小店大放盘，来看看，交易一点……”

那位长发哥居然站住了，林先生摸出一盒“小联珠”来送上一支，还给他点了火。

旁边，伙计正在和一个乡下大娘做买卖，柜头上放着一只已经捡好了的洋瓷花面盆，一条毛巾，几块肥皂。伙计熟练地打着算盘：“一共一块一毛七。真是再便宜没有，市面上……”

买主用手指着算盘，要他把“一毛七”的零头减去，伙计夸张地做了一个姿势，然后表示下决心，把算盘上的“七”拔掉。

“好，巴结老主顾，零头去掉，一块一角。”

林先生好象也做成了一笔买卖，陪着笑：

“这个价钱实在不够本，可是老朋友，照办。（回头来对小徒弟）阿四，倒杯茶来，（又对主顾）多照顾。请大嫂来看看，新年用的……”

这时候，给林先生斡旋了那“封存东洋货”的商会余会长走过他的门口，林先生连忙打招呼。余会长带着微笑，在柜台前站住。徒弟给方才做成的那笔买卖包扎起来，林先生凑到余会长前面，正要讲话。余会长讲了：“如何？（放低声音）四百块花得不冤枉吧。（林先生苦笑）可是，老弟，卜局长那边，你也得点缀点缀，他不高兴，也不好办。就是卜局长不生心，旁人也要去挑是非呀！……”

林先生吃了一惊，无语。

（溶入）晚上。伙计和徒弟正在上门板。

在保险灯下，林先生在翻阅账簿，一只手习惯性地拨着算盘珠。

（账簿特写）“人欠”项下，一片芝麻绿豆账，可是移过去，在“欠人”项下，单单“上海东升号”就是八百五十五元。林先生拉开抽斗，“钱板”上有十五六块大洋，三四十只“八开”，和一

堆铜板。

林老板陷于沉思中，一手抓头。(淡出)

八

(淡入，特写) 一张从远处快速度推进的报纸，到特大，《新闻报》一二八战争爆发。

(再拉开) 学校里，一群学生争着看这张报纸。群情激昂。一个女学生小李在向大家讲话。

(摇过) 明秀穿着那件花格子棉袄，听着，眉宇之间也有些气愤。

九

市面上也显得有点不平静了。行人三三五五地在谈论。冷风刮过，“大减价”的市招被吹卷，店门上冷冷清清。

一群人很快地在林家铺子门前经过。有人拿着刚从杭州带到的报纸在讲话。林先生觉得有些不对头，从账台上跑向柜台，俯出半个身子，耸耳听。

一个闲汉陆和尚幸灾乐祸地起哄，几个闲人和小孩围着他听。林先生惶急的脸，想跑出去问一问。只从扰攘的人声中听到陆和尚讲的一句话：“抢了，抢得一塌糊涂。”

伙计对林先生：“强盗抢？”

林先生急了，对陆和尚：“阿陆，什么地方抢？”

“抢呀，烧呀，抢得一塌糊涂……”陆和尚不得要领地说，又眯着半只眼睛对林先生铺子里的花花绿绿的货色看了一眼。

小徒弟随口乱猜：“那一定是太保阿书抢的，他手下人多。”

林老板狠狠地问他：“谁说的？”小徒弟噤住了。

林老板望望对面铺子，裕昌祥的老板似乎也在发急，捻着鼠须，和三个伙计商量。林老板忽然想起似的，对伙计：“今天是一——二十五了？”